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青岛这九年 年终盘点

传承·延续艺术根脉

主题对话

非遗的“传”与“承”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硕

出场人物：刘正海 展曼曼



刘正海：让武术回归生活，让传统活在当下

成为体育老师后，看着家传的拳术就想：如果守着老规矩，这门功夫到我这儿可能就断了。它不该只是刘姓子孙的私产，它救过我，也应该帮助更多人，特别是孩子。1975年，我得到兄长默许后，组建了第一支42人的学生武术队，正式开始刘家拳的普及与传承。当时队里有小学生、初中生，还有高中生，每天早晚都进行训练。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没有趁手的器械，我就让家长和学生自己制作木剑和木刀，再后来，我们用铁叉、耙等农具当器械练习。我那时就认定：好东西，得让它活在大众里。

记者：从“刘家拳”到“三铺龙拳”，不仅是名字的改变，更意味着它从一个家族标识变为一个公共文化符号。这次“正名”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刘正海：其实，全国有很多拳法流派都叫刘家拳，容易混淆。2002年，受刘家拳训导师“根出群山归万峰，源自龙虫虎豹”的洞悉人心取如意，三变才觉有神灵”的启发，我取诗中的字与意象，结合刘家拳发源地铺集镇铺上二村，取得新名，随后我们成功申报“非遗”，并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中等职业教育体育教材的拳种。

生根校园，一套拳操改变一座城

记者：将武术推进校园，您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如何破局？

刘正海：最难的是打破观念上的壁垒。起初，教育部门担心安全问题和影响教学。2014年，我调研走访了22所学校，和校长谈、和体育

老师谈，在看到学生课间操精气神不足时，更坚定了我的想法，随后形成调研报告上交当时的胶州市相关部门。随后，我编创了《三铺龙拳武术操》，配以明快的乐曲，设立试点，用一个下午培训全校老师。在一场运动会的团体操表演中，三铺龙拳武术操获得一致好评，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在校园内推广三铺龙拳。2016年、2018年，胶州市教育体育局下发《武术进校园的通知》《全面推进三铺龙拳进校园的通知》，推广从“可选项”变成“必答题”。目前已有近13万中小学生通过习练三铺龙拳而身心受益。

记者：我了解到，三铺龙拳的校园推广取得了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的认可。这些荣誉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正海：三铺龙拳先是被教育部列为全国中小学大课间活动项目，后又获得全国第二届非遗项目进校园优秀实践案例评选第一名、山东省“非遗项目进校园”十大优秀实践案例榜首。2023年纳入国家体育总局全民健身志愿项目库。

全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拳种能像三铺龙拳一样，在一个县域内的中小学实现100%覆盖，并在32所幼儿园同步推广。这不是我多有本事，而是因为我们走的是纯粹的公益路线，不掺杂任何商业利益，目标只有一个——让孩子的身体和精气神好起来。

德艺薪传，回归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三铺龙拳在校园的成功如何辐射到

全社会？武术如何融入现代社区生活？

刘正海：孩子是最好的纽带。当孩子回家后在亲朋好友面前展示三铺龙拳，武术自然走进了家庭。为了在全社会推广三铺龙拳，我们在各个乡镇、社区建立辅导站培训骨干。我还编创了《养生功法操》，动作舒缓，适合中老年人。现在，清晨的公园、广场随处可见练习的市民。武术从一门技艺变成了一种连接学校、家庭、社区的健康生活方式。

记者：您每天的教学节奏令人惊叹。72岁高龄，如何保持这样的激情与精力？

刘正海：我每天清晨5点半前到训练场，一年教学超过360天。上午教拳，学员来自各行各业；下午处理事务或培训社区骨干。我每天只睡3个小时左右，但内脏健康，精神饱满。是武术给了我身体的底子，而推广武术这件事有意义的事则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我今年72岁，但从未觉得自己老，每天和学员们在一起，感到非常充实。

记者：您建立了户门、亲传弟子等严谨的传承体系，如今弟子规模庞大。在您心中，怎样才算真正的“传承成功”？

刘正海：我收徒首重品行，“德”在“艺”先。但对我而言，最大规模的传承，不仅是那200多位户门、亲传弟子，更是全市练习武术的孩子们，是社区里练养生操的市民。当武术从“我家的”变成“大家的”，从“传统的”变成“生活在现代生活里的”，它才真正获得了生命。我打破家规就是希望这门曾改变我命运的智慧能去改变更多人的身心。这是一个体育老师最朴素的心愿。

展曼曼：跨界传承，为千年木偶注入青春活力

学表演时，镜子里的自己动作笨拙，连自己都看不下去。

当时剧团人多，我可以躲在后面专心制作。后来，一些老成员离开了，剧团人手紧张，逼得我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那是硬着头皮上的过程，一遍遍看老师表演，对着镜子练，手上磨出水泡是常事。这是一场漫长甚至有些笨拙的修炼，没有捷径。

记者：面对“研究生演木偶戏是不是可惜了”这样的疑问，以及行业普遍不高的收入，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下来的？

展曼曼：确实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但庆幸的是，我的父母和爱人非常支持我。他们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这份理解是我的定心丸。

至于收入，这是非遗传承普遍的现实难题。我们剧团主要靠商演，近几年市场环境波动，收入并不稳定。之前，不少有才华的同事离开了剧团。我能留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没有给我经济上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真爱。当你投入心血完成一个木偶，当你操控它在台上赢得满堂彩，那种成就感和快乐，是金钱难以衡量的。

剧团就像一个大家庭，氛围快乐、自由，大家为了热爱的事情一起努力，这种“情绪价值”很珍贵。

生存与传承的双重命题

记者：作为年轻传承人，您觉得莱西木偶戏要活下去、传下去，必须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

展曼曼：核心是剧目和观众。传统的莱西木偶戏以演绎京剧、吕剧片段为主，艺术价值高，但对现代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有距离感。

如果只守着一方戏台演老戏，路会越走越窄。必须创作新的故事，吸引新的观众。

所以，我们现在的创作重心转向儿童剧。比如正在打磨的《神奇的斧头》，改编自“金斧头银斧头”的寓言，从传统戏曲到儿童剧，不仅是故事变了，表演风格、音乐、节奏都要变。木偶不再是戏曲式的载体，更是一个活生生的角色，这对我们是全新的挑战。

记者：创作一出新戏，比如《神奇的斧头》，具体难在哪里？

展曼曼：难在每一个环节的“不将就”。剧本既要有趣又有内涵。木偶要重新设计和制作，造型要可爱，机关要灵活。最难的是配音。儿童剧需要童声。我们试过找专业配音，声音虽好，但情绪和节奏总差那么点意思，无法与木偶的表演严丝合缝。现在卡在这里，宁愿慢一点，也不想粗制滥造。一出好戏是磨出来的，我们相信好作品自己会说话。

记者：除了排新戏，剧团在传播方式上有什

么新尝试？

展曼曼：我们积极拥抱新媒体，包括运营抖音、小红书账号，发布幕后制作、精彩片段。更有效的是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定制短视频。比如为纪委创作过反腐主题的《八戒当官》，为禁毒办创作过《毒戒》，还有给银行、税务部门做的普法宣传短剧。用木偶戏这种传统形式演绎现代题材，既新颖有趣，也带来一些创收。

记者：一边要求创新谋生存，一边要护神韵守传统，这个度如何把握？

展曼曼：我们走的是“双轨制”。一方面，精心保留传统的木偶形象和老剧本，艺术馆里收藏着清代的木偶头等老物件。现在仍然会演传统戏，告诉观众莱西木偶戏原本的样子。这是我们的文化家底，不能丢。

另一方面，我们大力开发适应市场的创新内容。创新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的骨架里，编织现代人喜欢的故事。以创新反哺传承，让我们有能力去保护那些古老的物件和技艺。这是现实的平衡。

记者：剧团现在的人员结构如何？怎么看非遗传承“后继乏人”的普遍困境？

展曼曼：我们现在有七八个人，从“60后”到“00后”，梯队还算完整。能吸引年轻人主要靠两点：一是相对自由快乐的工作氛围和演出带来的成就感；二是老师傅们毫无保留的教学。但最根本的制约还是收入。很多年轻人有兴趣，但很难将之视为一份能安身立命的事业。

很多非遗项目面临市场萎缩、难以营利的困境。要吸引更多年轻人，物质保障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社会能更广泛地认可非遗的价值，通过政策、市场等多种渠道提升传承人的待遇，情况或许会不同。对比一些由财政支持的木偶剧团，他们规模大、投入足，我们剧团更多是靠“一专多能”——每个人既是演员，也是制作师，还是宣传员，在“接地气”的奋斗中努力求生存谋发展。

记者：您对莱西木偶戏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展曼曼：短期目标是和同事们打磨出《神奇的斧头》这样高质量的原创儿童剧，常演不衰。长期愿景是希望剧团能建立起更健康的“自我造血”能力，不仅靠演出，也能通过文创产品开发等拓展收入渠道。我们试做过关节可动的小木偶，很受孩子喜欢，但手工制作产量低，产业化之路还在摸索。

更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创作出真正有影响力的精品剧目，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文化交流出国，而是能凭实力走上国际商演的舞台，让莱西木偶戏成为一张闪光的文化名片。这条路很长，但就像我13年前选择转身一样，只要热爱，每一步都算数。

一场意想不到的转型

记者：您的专业背景和木偶戏可谓天差地别。当初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推开了莱西木偶艺术馆的那扇门？

展曼曼：一切源于机缘巧合。201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到莱西，偶然看到莱西木偶艺术馆的招聘信息，就好奇去看看。走进馆内，我被震撼了——大大小小的木偶，有传统戏曲角色，也有现代造型，将无生命的木偶赋予灵魂和故事，那份感动瞬间击中了我。我从小喜欢手工，便从制作岗位做起，没想到一试就是13年。

记者：从研究作物生长的硕士，到学习“手眼身法步”的艺人，转型中最难的是什么？

展曼曼：最难的是从“零”开始构筑一套完全陌生的知识体系。木偶戏表演，尤其是传统戏曲部分，讲究“手眼身法步”，每一个眼神、步态都要与手中的木偶同步，传递情感。我毫无基础，四肢僵硬，像提线木偶本身。记得刚开始



参与文化活动线索征集，请扫二维码。

王雷 整理